

一

吳太伯

二

齊太公

三

魯周公

史記

卷三十一之三

世家一之三

共三十四

天

天

史記

古本尊父

木伯
伊雍
季歷
十七世之孫壽夢
文王昌

諸樊
季光
吳王夫差
餘祭
吳王僚
餘昧
季札

公羊傳

錫
即諸樊
僚長庶
夷味
子光
季子
以上四人同母

世
僚
庶兄
本
夷味
光

夷味卒庶兄僚立

正義曰世家者志云謂世之有祿秩之家按累世有爵土封國故孟子云陳仲齊之世家之系家者世家之比注云系家者索隱避唐太宗諱也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也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章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法直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

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

審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

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

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君梅

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君之

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

築闔閭城都太伯弟仲雍之字若表德之字意與名

法直本下池之

史記

吳太伯世家第一

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君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短髮

困字紀聞士史記正誤云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斬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斬髮亦不可用文身斬髮自辟害耳遠通前垂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復亦不可用之皆迂之謬

文身短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
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
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
不及大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
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經云太王病
而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大王薨而不及使季
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亦不可用使歷
主祭祀不祭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太伯之薨荆蠻自號勾吳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
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
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
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
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
聲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表
以為地名者系本君篇云孰哉君藩籬孰姑從勾吳宋
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
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
吳何惚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
本之文或難依信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木

吳太伯世家

劉三聚猶封邑

虞或下虛

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

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仍封之乃封

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

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

必也又論語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

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列為諸侯周章

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柯相卒

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橋驕反餘橋

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繇又音由周繇

反平

受戮晉滅虞魏在周惠王二十二年從武王元年至滅合四百七十八年

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

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燕周古轉卒子頗高立

曰古史考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句卑軫是時晉獻公

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魏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魏滅下陽五年傳曰

晉侯復假道伐魏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魏師還遂襲

虞滅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壽

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殺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

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

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吳太伯世家

次為禮籍接賓客之簿籍

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

二年當成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薜晉

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

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

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

邲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平臣之族而分其

室平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平臣使

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

教之殺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集伐

徐鄂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

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社預曰吳與烏程縣南

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二十五年王

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

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

吳孰姑徙勾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

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

去管既丘呂及江旒音巨

是一人又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書
名乘也樊蓋通是其名諸樊是次曰餘祭次曰餘昧索隱曰左
其號公羊傳過作謂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
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東末也按餘
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東
未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未爾夷未惟史記公
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未夷未句餘音字次曰
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曰祭側界反昧莫葛反
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
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
季子猶不受謂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
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
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
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吳耳左氏其
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
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
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孤庸對趙文子
謂夷未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吳太伯世家

若以僚為夷未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季札賢而壽夢
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索隱曰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
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徙吳也○索隱曰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
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
秦卒于師曹君公子真獨也真獨在國閭宣公卒殺
太子而自立故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
曰不義之也獨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
人使公子真獨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真獨殺其太子
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真獨成公也欣時子臧
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
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文守節杜預曰謂賢
者不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
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
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
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君子者左立

以無天等

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
辭指仲尼為君子也
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正義曰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
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曰春秋經襄二
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渴伐楚門于棠卒左氏曰吳子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棠棠牛臣曰吳王勇而
少安從之吳子渴馬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有命
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
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
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也昭二
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
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世家地理志云河內殷之四鄰
周既滅殷合其畿內為三國以封紂
子武庚庸管叔尹之以監殷人謂
之三監又周不紀不自設都以東
為衛管叔監之設都而為

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
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
大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
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
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
賜之以菜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
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此言也
王餘祭三年齊
相慶封有罪自齊來蒞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
朱方
春秋曰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
聘於魯在春秋魯襄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
天子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曰美哉
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
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歌邶鄘衛杜預
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曰美哉淵
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二平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

秦叔豈之說都以此為據實叔豈之是為三豈三說不同未詳

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

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若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

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猶春秋之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雖邑杜預曰宗周頌滅故憂歌鄭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思音肆歌鄭

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

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

隱曰泱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

曰言為東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

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

吳太伯世家

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其周

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

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

其故地故曰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

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

小而無明君○索隱曰風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

聲婉約也大而約則險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歌

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社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派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
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社預曰濫聲放蕩無自鄩以下

無譏焉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

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

言畏罪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

曰謂有殷王杜預曰大雅陳文曰廣哉熙熙乎杜

熙熙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曰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

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直而不倨杜預曰

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遠而不攜杜預曰

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復而不厭杜預

也杜預曰哀而不愁杜預曰樂而不荒杜預曰節用而不匱杜

德弘大廣而不壹杜預曰不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取

而不貪杜預曰然後取杜預曰處而不底杜預曰守行而不流杜預

吳太伯世家

正義曰宋北方南方舞曲之軌
南籥舞南夷之曲也

之以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八風節有度

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杜預曰盛德之所同也杜預

有殷魯故曰見舞象箭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

籥舞也索隱曰籥或作感字杜預曰象文王之樂武

音也○索隱曰或作感字杜預曰象文王之樂武

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

樂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賈

曰慙於始伐而無聖杜預曰見舞大夏賈逵曰大夏也杜

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杜預曰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服

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

正義壽資也

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也
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
 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
 不與國
 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樂高之難正義曰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亦施
 高強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
 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以經
 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
 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
 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
 氏文則隨義而按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

真太伯世家

正義宿音戚

又本在

既是以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
 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
 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
 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
 也夫以辯爭不以
 於刑戮也必加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
 子也獲罪出獻公
 以戚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在此傳
 畔也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
 讀曰樂樂謂聞鐘
 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
 讀曰樂樂謂聞鐘
 聲也畔非其義耳
 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
 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至危君在殯而可以樂乎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
 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
 文子索隱曰韓宣子
 名武韓宣子索隱曰名起○正
 義曰世本云名素魏獻子索隱曰
 名舒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
 祿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
 曰富
 必厚施故政
 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
 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

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
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
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
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
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通卒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
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
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
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囊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
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孫
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
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
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
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鄭縣東北有棘草汝陰新

吳太伯世家

辨縣東北有棘櫟按解音以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
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日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
使沈尹射待命於棠遠啓強待命雩婁今直言至雩婁
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楚
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
日閻殺吳子餘祭左傳曰吳
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
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
之前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
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
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慶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
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
即位後易名為慶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君是為平王史
記以平王逐有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王
故曰比弑其君彼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
此各有意義也
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

雩况于切
又音于縣
名

有下焉

客下

周學紀閔士云吳世家以先為弟
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
正義曰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王
先服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
故先曰我王嗣之是用先為弟
杜言先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為
說之雖固云遷未世本為史記
而今之世本身通言不同世本
多誤不足依焉故杜以史記為
正

吳太伯世家

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

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僚餘昧子王僚二年公子

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越敗而亡王舟光

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

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

客之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

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貞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

禮接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

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

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

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

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

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十四年經

曰此行也楚必土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

人鍾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

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

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

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

去正義曰兩都伍子胥之初薜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

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

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乃求勇士專諸

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專左傳作專諸刺客傳

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強一人之下

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唯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

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

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

春秋經書楚子君卒是也按十二年十三年春吳欲因楚

而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氏係止合有十使公子蓋

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春秋

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傳皆

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

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

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

以兵圍楚之六澗杜預曰澗在廬使季札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服虔曰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

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告專諸曰不索

吳太伯世家

兩公子言蓋餘燭庸也

何獲服虔曰不索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王肅曰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

曰母老子弱專諸說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

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

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

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

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

曰言我身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

窟室也○索隱曰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

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索隱曰劉逵註公子

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

左氏曰光為足疾詳即為也或讀此為字音為非也豈詳為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於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也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主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復命哭僚墓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也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

吳太伯世家

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昧畧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越春秋同語音披美反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定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

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與師與
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
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左傳云鄭欲弒昭王昭王
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
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
奔鄭服虔曰鄭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鄭公羊之弟壞也欲弒昭王昭王
與鄭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
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傳云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
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
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

吳太伯世家

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
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
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女南吳房有堂谿亭○正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其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暴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
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及使茲無還揖十九年夏吳伐越越主句踐迎擊之
對蓋是攝國相也
越使死士挑戰賈逵曰越地杜預曰吳郡越使死士挑戰廣

曰一作賣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烏反○正三行造吳師呼自至左傳曰使罪於頓○正義曰行故郎反造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千到反呼火故反到堅暴反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閻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曰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此云擊之攜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兵異杜預註攜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掘棺三重瀆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負之口三千梁鄧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曰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王夫差夫差對所使之人也瀆音胡貢反以水銀為池王夫差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世家
吳師敗於
携李言振伯孫之伯孫
乃是夫差敗吳太史公甚陳

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為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督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文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

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泥之子，流所封國也。猶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可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帝相，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也。賈逵曰：緡有仍之姓，逃於有仍。日有仍，國名也。杜預曰：緡懷身也。逃於有仍，牧正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虞，邑名。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謀澆季，將祀夏配天。服虔曰：以不失舊物。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

吳太伯世家

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於艾陵。至緡，杜預曰：琅。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

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年索隱曰左傳駟因留略地於齊
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索隱曰左傳駟

魯之南九年為駟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駟
傳亦曰邾今魯國駟縣是也駟索隱曰左傳駟

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
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傳諫曰越在腹

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由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
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墮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

剽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索隱曰左傳商之以興徐廣
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

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
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還報吳王吳王聞之

吳太伯世家

正義曰言吳必滅亡梓木耐
溫可以為棺故樹

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

燭鏤音勾于反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

日傳云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

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允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為

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

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後向三江口岸
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壘
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齊鮑氏弑齊悼公吳
浦門曰鱸魚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
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
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
戰之前年今記於後

索隱曰左傳駟 師古曰邾國 之師 天不 孫氏 鮑氏以為王 孫氏

戊午丙 師說用丙

晉曰國語云晉責吳曰夫周室命主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焉侯是以敢碎夫諸侯無君而有二君無單天子以不干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吳公先軟晉侯亞之

王我曰望澤江松江之別名在蘇州南三十九里

其君

八

吳太伯世家

卑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遂道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臯衛侯會吳于鄆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臯也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臯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臯音姑遂音七迥反適音才獸反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虞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絕
 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軟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

外傳曰吳先軟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又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代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賈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曰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

今

國學在閩土越王滅吳誅太宰輕通卷外紀元傳東二十四年閏月袁公如越季孫權固太宰輕而細賂焉在吳亡後二年又輕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而誅哉

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常昭曰勾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國語曰甬勾東越

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鄭縣即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

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刎

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甲猶之位越王候干戈

左傳云乃盜越人以歸猶亭亭名甲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林山一名甲猶山塚音路未反小竹籠

士也越王滅吳誅太宰輕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真與荆

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

吳太伯世家

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

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

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

始用兵車

三子遞立

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

是稱闔閭

王僚見殺

賊由專諸

夫差輕越

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

空慙伍胥

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正義曰案蘇勗海嶺縣有
不本宅及廟其縣臨海
故言東海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燕周曰姓姜名牙交帝

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其先祖嘗為四嶽佐

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

於申姓姜氏

索隱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西申伯之國曰亦在宛縣之西

夏商之時

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

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索隱曰

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盟津

以釣漁奸周西伯

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

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鄆无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障即太

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少及東南
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
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
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
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
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始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
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鱸次得鯉刺
魚腹中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鱗徐廣曰鰓勃知反○索非
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
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
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
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齊世家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
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
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
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
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知三軍消息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
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
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
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伯步偏持律管
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齊應當以白
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
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
徵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
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
曰顯城密須姁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賀家託命曰純句管家
託命純句

師說居多相多居此辭

夫云維青兒取其極之
其義曰此言以此數名官令
其衆庶便水而疾濟

是也與安定難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
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
美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
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
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
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
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
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
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
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

濟世家

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衛康叔
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師尚父牽牲史
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
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
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
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東就國道宿行
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
國者也太公聞之衣而行之索隱曰犁里奚
犁猶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
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
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

討紂說

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

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之地疆境

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楚在遠西孤竹服虔以為木

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

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

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子丁公呂伋徐廣曰

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

慈母立索隱曰系本作痛公慈母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衷

立索隱曰系本作不巨○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

齊世家

周字紀周上奇世家胡公

昭從都薄姑周表王之時

歆公因從薄姑都臨淄

詩正義曰請義民云伊山甫

但齊傳曰古者諸侯通諡

則王考廷其世而定其居蓋

云薄姑廷於臨淄以為宜

手之時始廷臨淄與世家異

毛公在廷之前其言當有

據

侯諧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謚法彌年

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枯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

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

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

其黨周馬縞人將胡公於具水殺之而山自立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

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枯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

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

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

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

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

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成公
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
也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
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
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
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
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
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
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
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

齊世家

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島
秦先縣南三十里故紀國
城之所在也

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
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
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
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
義曰拉音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而
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
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十二年初襄公使連
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
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
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成
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
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
丘為註所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
以不同也

義曰將
齊之

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

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

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蔡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具丘○正義曰見彘從左傳云齊襄公田于具丘墜車傷足即此也

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公怒射之彘人立而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

帝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獲者弗三百弗正義曰非

弗反下同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

率其眾襲宮逢主獲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

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劍正義音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

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

齊世家

平義曰齊林原齊詔輕重隨有改吳之蓋雍林地名之

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源

○索隱曰本亦作雍原左傳曰雍原殺無知杜預曰雍原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

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逵曰雍林人嘗有怨

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

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

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

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

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賈逵曰齊正卿

齊世家

高敬仲也侯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瀆音豆論語作備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

齊世家

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東吾不可東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桎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東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祇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崩也高侯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

劉向說苑曰已首尺八短劍之礼
冬官批氏為劍注已首長二
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

甄義作郭括似志之淮
嘉郭城縣是之

齊世家

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鄭
乃東海鄭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 鄭子奔莒初桓公
立時過鄭鄭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
杜預曰北柯今濟北東阿齊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
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曰反
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
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
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口許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
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
齊地今東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正義

音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
賈逵曰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
今鮮卑也何休曰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
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
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
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
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
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桓公召哀姜
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
莒丘而立衛君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

桓公

沫莫焉

師本言師

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天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其上也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服賜我先君履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醴之也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麇為右涉漢中流而墮由麇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後其于西翟楚王曰貢

齊世家

然乎

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召陵縣南有涇亭左傳曰凡師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常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章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

熊山在高列上洛縣西
四千里

齊世家

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常昭曰下秋復會諸侯於

蔡立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

桓公襄而於之我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

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

義曰卓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

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使隰朋立晉君還

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正義曰與

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

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

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

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文縣有孤竹城

疑離枝即今文也令離聲相

近應邵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字亦作離字○索

隱曰離枝音零文又音零祇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

名秦以離枝為縣故地理志云遠西令文縣有孤

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也西伐

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

山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

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來宋乘

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

年盟于洮九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

會蔡立是也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

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

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

陳勝世家
牙讀云

次以夷狄
之衆自置
強大

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牛山上與桓公連隰朋墓在青州臨菑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也賈逵云雍亦雍人名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堅刀如何正義曰刀鳥條反顏師古云堅刀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堅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堅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

齊世家

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堅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堅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蓋以楊門之翁二月不葬也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蔡妾之摠稱故漢祿稱扶令云難妾數百婦人亦摠稱姬未必盡是姓也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无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

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

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

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

巫也與雍巫因官者堅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

許之立無跪杜預曰易牙既有人管仲卒五公子皆求

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堅刁因內寵殺群

吏賈逵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而立公子無

詔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

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音桓公尸在牀

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

齊世家

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

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

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

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

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

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

前城南七里所蓄水南正義曰格地志云齊桓公墓在

臨菑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

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

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濡玉匣

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

齊也賈逵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志夏宋

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

括地志云鄭列采澤縣宛
二十里故王宮城中東隅
有踐土臺

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
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莒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
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
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殺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
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
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
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
篡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
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
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
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戎僕○正義曰庸職之妻
左傳云乃掘而則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

齊世家

曰國語及左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
傳作閭職
不同者傳所云閭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五月懿公
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
海濱齊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
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
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
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
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
於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
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
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

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惟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夫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軍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靡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不同癸酉陳于鞌張慶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

齊世家

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絀於木而止正義曰絀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絀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范茂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陸駟案賈逵曰馬陸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云賂以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糾離玉磬也若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賈逵曰齊東畝東行○索隱曰董畝東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

周學紀開十頃公十年朝晉款
專王晉景公不取高晉世
景公十二年有頃公知晉款上
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取尤
傳景公此時天子雖微諸侯
至盛焉又不取請避楚莊
不敢問鼎所較不多豈為
一戰而勝準時度勢宜必
不然有侯朝于晉將授王
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
說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
王遂為此說耳

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
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
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
之田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
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景
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
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
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閭
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
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
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
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公
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
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
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

齊世家

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
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
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
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
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
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
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
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
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
之東垂也使高
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
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
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
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
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
史記多

作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
 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為內應以兵隨之
 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
 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
 曰棠公齊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
 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
 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嘗官者賈舉賈舉後待為崔
 杼聞公服虔曰何公間隙○正義曰間音閉又如此正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
 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
 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
 歌服虔曰公以為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官者
 也一日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齊世家

戴曰言行夜得法人多霍特
 命訂之不知他命之比言事趣
 志未大度至今依字錄言陪
 臣但事向有深意使之更不
 知他命也
 師說則爭為競則趣為赴
 之言陪臣爭競趣捕收法
 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
 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
 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近於公宮服虔曰崔
 公宮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
 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
 崔子命討之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
 崔杼門外賈逵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若為己死己亡非
 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
 親暱所親愛也非所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
 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

國事征家良家管東各異
其巨所不獲唯忠於君
社稷者是從漢家如此人之

受我曰言崔將乃崔家長其宗
邑宗廟所在不可與成
居崔邑以終老

以得民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左傳云成疾而相弟聽曰崔宗邑不可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

齊世家

成或城

慶封正義曰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堂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官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嫫貫達曰嫫齊大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慶曰舍慶封之子已有內卻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藥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

齊世家

晉曰柏寝堂在青列于東
縣東北二十里

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

齊世家

齊

國字紀明丁代程志謂有俗
厥修織作冰執籥解既
之物考為首帶衣履天下
尚有服官說死墨子曰錦
繡飾紵亂君之采造其
不習其於奇景公喜奢而
忘儉幸有墨子以儉錫之
然猶不能勝有俗之侈
蓋自景公始

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正義曰：弗音佩，謂容星侵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星見，歲反，若帚形。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見其境有亂。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云：萊人，齊所滅，萊夷也。索隱曰：鉏音即餘反，即犁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

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仲
 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
 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
 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
 寵妾芮姬生子茶索隱曰左傳云當姒之子茶嬰則茶
氏作當姒鄭誕生本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
作芮姒音五句反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
 愛茶母欲立之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
 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
也立少子茶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景公
 卒皇覽曰景公冢太子茶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
與桓公冢同處

齊世家

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
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公子駒陽生奔魯索隱

嘉三人奔衛。正義曰三公子公子駒陽生奔魯曰左
氏作公子鉏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

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
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徒衆

哀群公子失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駢
公子徒衆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

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
 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

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

晏圍奔魯賈逵曰圍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

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私匿田
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
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
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
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
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
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
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
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二邑名謹在博城縣

齊世家

之西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
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言其情魯弗敢與
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
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
吳王夫差受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
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
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土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
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索隱曰
左氏監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頂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顧心不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
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曰田闞不可並
陳桓子無宇產子盭盭產子獻獻產鞅

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父服虔曰女省事田逆殺人

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遂捕以入杜

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

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初

田豹欲為子我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

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

遂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夏五月壬申

齊世家

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父服虔曰女省事田逆殺人

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遂捕以入杜

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

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初

田豹欲為子我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

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

遂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夏五月壬申

齊世家

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父服虔曰女省事田逆殺人

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遂捕以入杜

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

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初

田豹欲為子我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

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稟立子尚暨

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

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

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

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

門子我不得入服虔曰闔豎子行殺官者服虔

故得殺之公宮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

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太

史子餘服虔曰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成

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曰何所

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則害也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

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闔與大門服虔曰宮中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

陳氏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

我堂大夫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

東郭賈也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

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

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徐音舒其

州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舒舒在薛縣是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

齊世家

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謙平

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

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平公八

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

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康公

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

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

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

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

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

質氏說區知伊度被鑄

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

太公佐周

實秉陰謀

既表東海

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

九合諸侯

及溺內寵

鹽鐘虫流

莊公失德

崔杼作仇

陳氏傳政

厚貨輕收

樽簡違禍

田闚涉儔

泯泯餘列

一變何由

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於太公買者之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之則出必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是聖人以不於文王為時合武將兵故高權詐者多並緣自是說商唐氏曰亦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歸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焉加乎之政決於商而固能而奇解此堂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被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而商曰是聖人信之焉報政遂乃歎曰晉後世其北面事商美此時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亦未至之謂周公之言也近不能辨是是古又從而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齊世家

周平王聞上東地甚廣魯家周而伯也高謀修德以傾商政其變多兵權爭奇討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復權皆宗本公為本謀而據武謂之用間且以齊為天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歎得之心緒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宜小哉

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城在岐縣北九里此周之畿內周公食采之地也周公召公奭周室元宰輔佐文武成康已下蓋稱子于燕魯次子食采畿內莒萊屬卿士故春秋時每有周公召公之辭周公以大王正居地為其萊邑故謂之周公也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地名

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萊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

索隱曰鄭謚生本孝作敬及

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

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

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

武王豐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

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

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

正義曰括地志云充州曲阜縣外城即魯

公伯禽所築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

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

徐廣曰古書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也孔安國曰戚近

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

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禮神圭以為質告于

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史為策書史策祝祝詞也鄭玄曰策周

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

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廣

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

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

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真為丕今此為真者謂且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乃王發不如且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

魯世家

命于天帝之庭布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無墜

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求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

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今我其即命

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

王當命我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

得事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

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

也書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周公入賀武

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

質音至言周公以自身先牲率

費幣也

師說勤勞極煩是之文選注

云勤疾也

阻曰負謂欠負之德之欠

負之

魯世家

魯世家

師說長家讀曰即被命元龜

也管經說云祝命於元龜之

也

也

也

也

也

我曰予周之二人武王之

周不

要義云辟非亦切辟是言我
不以不君尊損行政者為武王
少怒天下叛國之言不辟者以
成王亦不避管蔡之流言也

王命武王維長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一人天子也周
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誠守者勿敢
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
索隱曰強葆即強葆古字少服借用之○正義曰強葆
闊八寸長八尺天用約小兒於背而真行葆小兒被也周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
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孔安國曰故言於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
所以弗辟正義曰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
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
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
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

魯世家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
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
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
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
○索隱曰尚書作畝此
母義亦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
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
○索隱曰魯字誤
意云周公嘉天子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
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服不後

受我倍音頁係音於教及
此段重叙周公初視時之聲
云倍之言倚之

齊世家

毛傳曰鳴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誦○索隱
鴻鶴鳴也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
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
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
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蓋父恭也○索隱
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使太保召
朝按豐在郵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
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
傳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何休曰名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
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
子貞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位天
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真之言倍
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

壯年下極

位躬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見三初成王少時

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

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

用事人或諧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

潘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或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

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

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府見周公禱

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

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父子孫驕奢忘

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

勞苦不敢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父勞于外

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父君人間勞是據縉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其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指謂之梁闇謂廬是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至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之政民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年不義惟王父為小人曰為王不義父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也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

魯世家

管說文王日中之辰至日之頃辰之注家讀作中與

也得獨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可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具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叙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護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柁地志云周公墓在成陽北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

有本

子書
藏本

此言武王崩後周禮
既言高宗任臣亦取謂公乃有
凡而之其說方是周公卒後疑
是木末不見其有也
誤矣古史者云金勝之末矣其
本末今按金勝篇中克商二年
王有改不克且武王即位前何
得將十年更而續二年之後
同為金勝之篇後漢國云
此已在大諸後因武王表并
見之則謂周之古不虛誕矣
本末公當有別見乃作世家
因字紀開于齊世家開金勝書
古字通考之於金勝金勝之
書在周公未竟前而無捕金勝
此蓋一更傳之者不同耳

魯世家

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
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勝書

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風雷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勝之書此不然也蓋世史傳不見見古文尚書故謬耳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曰一作簡牘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

如是而無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史百執事曰

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

師說王出郊當注云郊於天

王出郊天反雨不風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乃無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祭文王

有天子禮樂者以襲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

前受封是為魯公

魯三年而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

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

止

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
 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則
 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
 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為政簡易者民必
 附近之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
 作胙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駟案尚書作梁孔安國
 曰魯東郊地名○索隱曰尚書作梁誓今尚書
 大傳曰作鮮誓鮮誓即胙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彌
 也言於胙地誓衆因行彌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
 或作鮮或作彌梁地名即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
 傷牯正義曰古毒反牯牛馬牛也馬牛其風臣妾連逃
 鄭玄曰風走逸臣妾無傷其牢恐牛馬逸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孔
 臣妾廩役之屬

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
 供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取也因其失
 亡曰壤曾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
 言四者郊留守故言三也峙
 爾芻茭糗糧積幹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糗使足食多
 積芻茭供軍牛馬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
 戎具楨在前幹在兩傍○正
 義曰楨去九反楨音貞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
 刑死刑作
 此胙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
 伯禽以成王元年
 封四十六年卒康子考公首立索隱曰系本作
 就鄰本作適考公四年
 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怡
 一作怡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
 弟又作夷
 闕門世本曰湯公徙魯
 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
 本名圍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濇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
 曰世
 本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濇作弗音涉魏作微
 目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大史公意亦不殊魏公五

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厲公三十七年卒

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索隱曰系本作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

年皇甫謐云子真公湣立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

三十六年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

系本作擊或作暉音匹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

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

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

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

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常昭曰

則政行而不順民將奔上韋昭曰使長事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

魯世家

日言不教之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

順而教之逆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昭曰

先王立長之命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

將壅塞不行若弗從而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

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弗從而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王之命不誅

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若弗從而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王之命不誅

而卒徐廣曰劉歆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

之子伯御正義曰伯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

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

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

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魯懿公弟稱正義反

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

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常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於祖廟必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曰系本一作弗皇年表作孝公子弗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姬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大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徐廣一作執○索隱曰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

魯世家

允氏作紡穀東作邱其說曰括地志云紡田在沂州費縣東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有曹城周大廟在焉

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許田乃魯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初父請殺隱公將以求大年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魯服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為氏

平義曰慶信字而山東海人魏
樂平太守

年表云晉侯輪十一年晉桓
會晉謀代鄭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慶信曰鄭以物不足
當許田故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復加璧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三年使揮迎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
將有行杜預曰始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
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燕之禮公醉使
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搢其脅公死于車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

魯世家

行

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
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
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
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
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云施伯
魯惠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
如殺以其死與之索隱曰死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
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
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
仲諫卒歸魯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
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社社竟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

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見孟文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

以盟服虔曰割其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

夫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

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

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哀姜無子哀姜娣音田反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

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

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慶父在可為嗣君何

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

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

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

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八

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

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

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

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犖陳服虔曰季友內知

故避其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此作開

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此作開

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

臺

臺

臺

臺

夏世帝仲康名帝本康之弟
心尤終弟及自此始

魯世家

侍或作持

杜預傳是聞元年此不同

聞賈逵曰卜辭魯大夫也言中之門謂季友聞之自陳

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

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潛公

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

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

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

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

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

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

社唐社也兩社之間季友亡則魯不馭及生有文在掌

朝廷執政之臣所生

魯世家

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

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

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鄆今作費同音祕按

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費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

海黃縣班固云魯季氏邑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

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倬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

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

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

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

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橋

如富父終甥眷其喉以刃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魯猶衛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魯孫得臣子喬如

世本云莊公產哀仲居東門
因号東門萊仲之

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
子使後世在識其功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程司徒皇父
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獲長翟緣斯喬如之
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鄭
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表齊
宣公二年魯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鄭瞞由
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
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諡蓋以哭而過市國
人哀之謂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佞徐廣曰
○索隱曰佞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孫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
不可服虔曰成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

魯世家

世本云莊公
因号東門萊仲之

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佞是為宣公哀姜歸齊
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音的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
仲孫叔孫宣公佞十二年楚莊王疆圍鄭鄭伯降復國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服立是為成公季
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
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襄
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子宣公欲去三桓與
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
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夏公與晉卻克
敗齊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

佞

得音煩

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
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十
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
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
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文子有
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
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察書弑其君
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
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君子曰季文
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
公之廟假鐘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
軍常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
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

魯世家

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十二
起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二
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
二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二十五
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
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
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徐廣曰稠一作昭服虔曰胡
曰系本作稠徐廣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
作昭音紹也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曰
曰言無成人之志而童孺子之心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年鈞擇
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今稠非適嗣且又居

魯 哀

齊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二易衰杜預曰言其禧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臣服度曰大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也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也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

魯世家

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師已曰文成禽也宜宥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鸚鵡來巢公在乾侯

鸚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本作鬪雞日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可以全郈氏目杜預

曰或云以膠沙搭之為介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鍤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郈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

後稱厚氏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

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

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所水乎子欲出城待罪也

史記卷三十三 魯世家 十五

昭平曰昭大拓反

芥在傳作介正

氏家氏

魯世家

大沂水出蓋請囚於鄆弗許服虔曰鄆李氏邑請以五乘亡弗縣南入泗水許服虔曰言五乘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族名駒謚懿伯也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郕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屨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屨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郕昭伯郕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

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一夫也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一夫也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君昭公耻之而怒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

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

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

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

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

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棄仲也君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並作遂鄆誕作林

又系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

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

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

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

魯世家

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

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

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

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

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

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

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

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

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

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誑之吳王

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李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衢地名問曰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陞氏陞氏地名三桓攻公公奔于衛

魯世家

正義曰魯在河南四百里橫山南有魯郡有內有城俗云魯哀公如越居哀公焉
國字紀別上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羅於有山氏不得復飯而卒於其家也遷卒耳

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

徐廣曰皇甫謚

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曾如

小侯昇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

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卒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

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

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

為穆公

索隱曰系本顯作不衍

穆公三十三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

子奮立是為共公公二十二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

子屯立是為康公

索隱曰屯音竹倫反

康公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

子匱立是為景公

索隱曰匱音偃

景公二十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

子叔立是為平公

索隱曰系本叔作旅

是時六國

史記卷三十一

魯世家

年表曰魯烈王八年取吳
封魯君於呂也

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
甫謚云元乙子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滑公
巴終甲子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
甫謚云元乙丑終子讎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
表云文公十八年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
素拔郢楚走陳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
徐州文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二十四年楚考
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因舒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
邑本或作下邑然魯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
有下邑與此不同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周公至
傾公凡三十四世

魯世家

正義曰魯曾被周公化
揖讓之禮則從矣而君
臣相執何反之是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
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
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
蓋幼者惠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辯所以為
道衰也○索隱曰讀如論語閭閻如也言魯道雖微而
洙泗之間尚閭閻如也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穀反
云斷斷是閭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
耻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觀慶
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音閭為得之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
則從矣而行事何其廢也

索隱述贊曰

武王既没

成王幼孤

周公攝政

負戾據圖

及還臣列

北面躬如

元子封魯

少昊之墟

夾輔王室

世職不渝

降及孝公

穆仲致饗

隱能讓國

春秋之初

丘明執簡

褒貶備書

魯周公世家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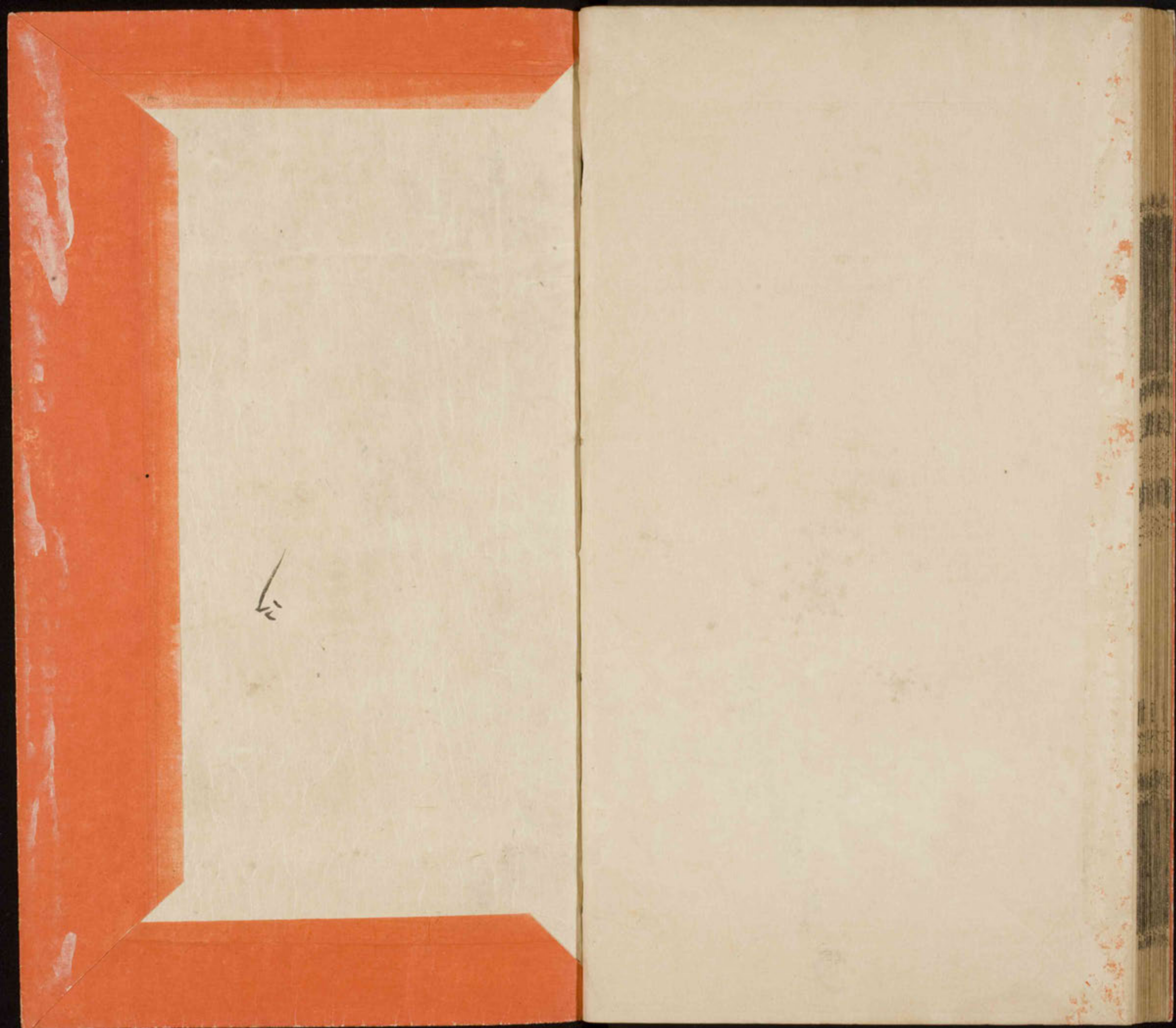
史記三十三

魯世家



天
想
存
善
月
天
天

天



110X
557
34